

中共向「東協」伸展勢力的評估

羅石圃

華國鋒向「人大」的外交報告透露：北平將與所有鄰邦建立外交關係，並將支持東南亞國家區域經濟合作與中立化，顯然是以爭取與「東協」五成員國全面建交為目標。泰國總理訪平回國後宣稱：中共即將與印尼、新加坡復交或建交，可見華國鋒的報告並非空言。然而此項企圖能否實現？「東協」是否甘願蹈入其反霸陣線陷阱之中？這是值得我們加以評估的。

一 北平對東南亞已由反美而變為排俄

東南亞，在中共的心目中，一向被視為它的勢力範圍，所以自它尚在上海租界活動時代，便建立「南洋共產黨支部」于新加坡，以便吸收南洋華人而播下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種籽，其後馬、泰、非共既都是由它羽翼而來，而印支三邦共黨與緬共、印（尼）共也無不得力于其哺育。當大陸變色後，北平政權在大力支援越共從事抗法戰爭的同時，其他東南亞各國共黨所興起的叛亂，亦都是遵從毛澤東的「鎗口裏出政權」路線，并在其訓練、裝備、補給之下，公然聲言支持各國造反夥伴武鬥奪權，及不斷抨擊各國執政者為「反動的美帝僕從集團」。

此一地區各國當軸，雖在周恩來發表「和平共處」五原則後，希圖以建立友好外交關係，換取北平放棄對各該國共黨叛亂的支援，但以緬甸與印尼的前車之鑑，亦洞悉中共暗中利用所設的使領館，乃作為對其造反夥伴顛覆叛亂的指揮中心，所以都不敢引狼入室。所幸此一期間，華府已根據「東南亞公約」義務，不僅在越南出兵協防，且在菲律賓賓基地之外，又增建了泰國的美軍基地；軍機戰艦雲集，軍經援助亦源源而來。故各國政府雖面臨中共及其支援的內部共黨叛亂裏應外合，仍覺有恃無恐，無視于北平的笑臉攻勢與宣傳上的咄咄逼人。

在七十年代以前，尤其在「文革」期間，中共對東南亞的策略乃係以武裝「解放」為基本目標，至于籠絡各國政府建交，不過是暫時手段，旨在防阻其倒入敵對陣營，並可藉外交特權有助于它加強支援在該國的造反夥伴。中共對東南亞堅持的武鬥路線，不僅在驅逐美國的軍事協防，更着重于排除強調「和平共存」路線的蘇俄，以便鞏固它對此一區域共黨的領導權。但在另一方面，莫斯科于竭力促成日內瓦越南停火協定後，在其對世局的檢討的結論中，已明白透露武裝「革命」難免觸發核子戰爭，故須爭取越共遵循它的「由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路線，以免在印支導發核戰，而使美俄兩敗俱傷^①。

註① 「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本刊，四卷，六期，一九六五、三、十、黎世芬著。

至巴黎和談開始，蘇俄一面軍援河內造成越共親俄派抬頭；一面利用東南亞各國慌于華府即將放棄軍事協防的恐懼心理及其反對北平武門路線的偽善姿態，爭取到與新、馬建交，并加強其與印尼、泰國的外交關係及其對馬尼拉的籠絡。這時北平所恐懼的，乃是蘇俄在美國撤出東南亞之際，乘隙而入，并從鐵幕內外對它建立兩線封鎖。對中共而言，這比美國圍堵政策的威脅，大有過之，所以在進入七十年代後，北平對東南亞自由國家的策略不得不改絃更張，而將爭取各國政府建交的工作，置于支援反夥件武門奪權之先，且自越戰末期以來，河內倒向蘇俄的態度，日益顯明，北平的笑臉攻勢，則更隨之加緊，并以排除俄越共勢力為目標。

二 在「東協」對舊夥新交的矛盾

以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為成員的「東南亞國家協會」——簡稱「亞西安」或「東協」，雖標明以經濟技術文合作交流為宗旨，不涉及反共聯防，但就此多邊關係所延伸的如泰馬剿共聯防、印馬剿共聯防、新馬保安合作、菲馬印海上聯合巡邏緝私等雙邊或三邊協定，無不是為了剷除共黨武裝在邊境山區的窠巢，及切斷其外援而展開的聯合行動。這對北平支援各國共黨擴大叛亂的打擊可謂最大。

至于「東協」所標榜的區域中立化構想——要求列強不介入此一地區的爭端及拆除軍事基地，站在北平的立場，此項構想，便無異在迫使美軍加速撤退，讓蘇俄勢力乘虛而入，以填補東南亞的防務真空；何況中共向視此一區域為它的勢力範圍，中立化更有礙于它的擴張。所以它原先並不表示支持，然而最近數年，中共又何以在拉攏馬、菲、泰建交之外，更不惜對它先前攻擊得體無完膚的「東協」稱譽備至？並公開表示對其為實現中立化所作的努力給予支持？原因所在，顯然仍是為了排俄。

由克宮所炮製的「亞安體系」，北平一開始便視如芒刺在背，不斷攻擊這是圍堵它的陰謀，至于此一體系的具體內容如何？雖迄未見莫斯科正式宣佈，但據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卅一日蘇俄駐新大使索卡尼指出：「亞安體系」所須解決的前提：（一）消除亞洲各國戰爭；（二）承認各國領土完整，及戰後實際疆界穩定性；（三）保護各國免其內政遭受外國勢力干預；（四）廢除現有的亞洲各種政治集團組織——如「東約組織」等^②。莫斯科之所以于此時此地作此宣佈，乃是鑒於美國自東南亞撤退防軍，各國政府面對着中共支援各國共黨武門奪權及指使其同路人藉邊界問題策動暴亂而憂惶無計，欲將「亞安體系」乘機在此推銷，以便結成圍堵中共的陣線。

馬來西亞，是中共爭取「東協」成員建交的第一個國家，中共先則製造華巫種族流血衝突，并經由大馬執政黨的「巫統」急進派迫使拉曼退休，再影響繼掌政權的拉薩克改變外策^③，尤其在建交前，不惜讓砂勝越馬共放下武裝，繼又造成馬共武裝大分裂

註②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三、十二、一、二版，引「法新社」新加坡十一、卅電。

註③ May 13 Before and After, 大馬前總理拉曼 (Tunku Abdul Rahman) 著，馬來前鋒日報印行。

④。可見北平爲使「東協」的第一個成員國與之建交，確實付出了相當代價。由于它深悉「東協」各國的共同願望，在要求它放棄支援各國共黨武鬥奪權。如果在這方面不能實踐諾言，則其他四國不僅不敢與它建交，且可能接納蘇俄的「亞安體系」，所以它不得不抑制舊夥而拉攏新交。

誠然，北平在與吉隆坡建交後，對馬共的支援並非斷絕，祇是減少而採取迂迴的接濟路線。不過馬共並沒有遵循它的指示以和談降低叛亂，致使毛澤東向拉薩克所作可以與馬共由談判達成和平的暗示，無法兌現，并使「紅旗月刊」所載各國造反夥伴須將「階級革命」隱藏于「民族解放」鬥爭的指示，亦未被接納。不但如此，馬共反而在吉隆坡公然狙殺大馬警察總監，並到處放置炸彈與紅旗；設在華南的馬共電台廣播，對此既大肆宣傳，中共電台亦加以轉播^⑤，這種與中共急于籠絡「東協」國家立場背道而馳的情勢之所以形成，又是由于它唯恐過于箝制舊夥而籠絡新交，難免迫使這批堅持「鎗口裏出政權」的毛派共黨橫被蘇俄所攫奪，也正是由于此種矛盾，遂形成了它向「東協」伸展外交關係的嚴重難題。

三 何以使印尼與新加坡入夥

馬共在北平與吉隆坡建交之際，立即將叛亂擴大升高。大馬最不能了解的，是北平何以對馬共仍然給以聲援而無視于雙方的外交關係？中共所作的解釋，雖以政府與政府的友好，不能影響共黨與共黨的國際義務爲遁詞，但馬方對其解釋既感到啼笑皆非，「東協」其他成員國便更不敢輕言與它建交，所以直到西貢變色前後，中共始爭取到了菲、泰與它次第建交。此後雖竭盡了努力爭取與印尼外交解凍，及與新加坡建交，卻始終未能如願，而關鍵所在，仍然是由于它不肯斷絕對各國共黨武鬥的支援，否則這批舊夥便會琵琶別抱而靠攏蘇俄。

誠然，莫斯科所堅持的，是經由「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路線，爲免觸發核子大戰，所以極力避免支援各國共黨武鬥奪權，好戰的東南亞各國武裝共黨，既斷不願放棄鎗桿，且與莫斯科一向很少淵源，建立統屬關係原非易事，但在河內已經倒向蘇俄後，這些問題都可迎刃而解。中共向東南亞輸出戰爭，一向都有越共合夥，其聯合訓練此一地區各國共幹的學校，且設在北越的和平^⑥，蘇俄透過越共奪取中共對它們的領導權，既屬輕而易舉，而輸出戰爭的責任亦可由河內代罪，並不影響它與「東協」各國的邦交。

且蘇俄爲避免與美國發生核戰而不願軍援印支共黨武鬥的政策，已隨黑魯曉夫下台而遭到否定。從一九六五年開始，蘇俄軍援

註④ 「從北平看馬共分裂」、本刊、十四卷、四期、一九七五、一、十、拙著。

註⑤ 同註④。

註⑥ 「泰國在東南亞所扮演的角色」、美國「當代歷史」(Current History)月刊、一九六九、二月號、「亞洲協會」會長楊格(Kenneth young)著。

河內已隨越戰的升高而與日俱增，直到南越被越共武裝所席捲，并未造成華府與莫斯科關係的決裂。其後美軍已經不再有介入東南亞戰爭的可能，蘇俄乃轉而針對各國共黨堅持武鬥，乘北平為減少軍援而失歡于它們的機會，以軍事補給而取得這些共黨武裝的領導權，以致中共在企圖爭取「東協」各國與它全面建交和增進友誼的同時，又能鞏固它對各國共黨的領導權——使這批造反舊夥不致倒向俄越求援，始終是二者難以得兼。

至一九七五年，菲、泰之所以與中共建交，則與阿拉伯國家的石油禁運以及俄越急于向泰國擴張勢力有關。因為當時菲泰都在清剿回民分離叛亂，產油的阿拉伯回教國家，都可給予斷絕石油供應的威脅，中共便正好以低價出售石油籠絡兩國，而與之建交。同時，河內乘戰勝餘威對曼谷的攻擊咄咄逼人，而由親俄派泰共所興起的民主學潮，又大有造成無須流血而赤化泰國的情勢，乃使民主政客認為與北平建交以平衡俄越勢力，比抵制回教國家石油武器的威脅，尤為優先。

在與馬、菲、泰三國建交後，北平在「東協」五國中，已佔了大多數的優勢，使印尼與新加坡在其笑臉攻勢與已建交的三國影響下，自不易長閉談判解凍與建交之門，但因李光耀早已表示：新加坡與中共建交，將為「東協」四國的殿後，所以北平的努力，主要是針對着印尼。當然，以開拓貿易為建交鋪路，是中共對馬菲泰的屢試不爽的傑招，無奈新加坡早已與它有了貿易關係，其輸出入額且逐年上升，以致此項法寶失效；而印尼又始終堅拒與大陸直接貿易，所以中共便不能不以支持「東協」而迂迴拉攏印、新。

四 由破壞轉為籠絡東協的居心

中共在籠絡「東協」成員國馬、菲、泰建交的當時，不僅並不表示它支持此一區域性的國際組織，且含有從中破壞的陰謀。例如它對大馬所拋出的建交套索，乃先以建立雙方直接貿易引誘馬方商團入彀開端。如果我們了解先前中共輸馬的貨物都須經由新加坡轉口，新商可以賺取轉口利潤，而直接貿易所造成的大馬商家歡迎，便是由于新商的利潤已落入了他們手中，這對當時新馬雙方正在齟齬橫生的關係，顯然又會因此多了一層陰影，勢必影響「東協」的團結合作^⑦。他如菲泰的回民分離叛亂，都有大馬地方和政黨插手支持，形成了「東協」進一步團結的致命傷。中共以石油供應解除了菲泰兩國所受到的回教國家壓力，使它們不致屈從回民分離的要求而消除和大馬的隔閡，這便是北平擴大「東協」國家內部矛盾的詭計。

至一九七六年五月，李光耀應邀訪問北平，中共以超越已有邦交或前往簽訂建交協定的外國當軸禮儀，予以隆重接待，顯然是另有企圖。這從華國鋒所致的歡迎詞，便可看出。當時華某曾一再表明中共與新加坡關係的密切，除同屬第三世界而外，且有血統之親，故不能以常情而論。此不僅指出了雙方的親切關係，遠非美俄與其他國家所可企及；且有意引起「東協」其他成員國家對新加坡的疑竇，使彼等認為新與北平的親切關係，並不在乎是否建交？因而使對中共若即若離的印尼，感到孤立，使新馬的隔閡，益

註⑦『馬毛建交對「東協」國家的影響』、本刊、十三卷、十期、一九七四、七、十、拙著。

形加深。這仍然是暗中折散「東協」的策略。

然而李光耀心靈手敏，在答詞中表明：中共雖不斷表示自身屬於第三世界，那祇是出于自謙；至于新加坡的處境，乃是遠親不如近鄰——視加強與鄰邦團結合作關係為無可替代。這便將北平企圖藉他訪問以離開「東協」的團結陰謀予以粉碎了。而且李氏返國後，立即展開對共黨潛伏份子的肅清行動，逮捕了共幹五十名，並由被捕者的文件口供中，證明他們都是由北平掌握支援指使；而其中的大馬公民十名，更被移交吉隆坡審訊，亦發掘出大批毛派馬共^⑥，致使北平企圖造成「東協」各國對新毛關係的錯覺，以便瓦解此一區域組織的陰謀，完全落空。所以它又不得不掉過頭來由籠絡「東協」着手，以期達成它與印、新建交的目標。

五 印尼態度轉變的經緯

打開中共的報紙，自前年「東協」首屆高峯會議召開以來，在新聞報導與評論方面，對此一區域性的國際組織，可謂竭盡了吹噓捧場的能事。尤其是它在香港的「大公報」，對這方面的連篇屢牘專欄評論與特寫報導，連「東協」各國的報紙都有遜色。中共對「東協」之所以前倨後恭，主要是由於「東協」接納了新加坡的建議，決定將關稅壁壘逐步撤除，已贏得了日、美、澳、紐及歐市的重視，一致以「東協」為實體的對手，紛紛給予合作及經援：當去年二屆高峯會議時，日本首相福田及澳紐總理都趕到吉隆坡參加「東協」閉幕後的八國峯會，更使「東協」的聲勢增強。所以北平不能不以籠絡「東協」作為拉攏印新建交的前奏。

其次是蘇俄始終不承認「東協」，對其所標榜的中立概念一直抨擊如初。至于追隨莫斯科路線的河內與永珍，對「東協」向它們敞開的大門，既拒于千里之外；而寮國對馬來西亞總理胡仙翁呼籲上年不結盟國家極峯會議支持東南亞成為和平自由中立區的建議，則替越南出面予以反對，以致大會予以保留^⑦。此種出自蘇俄幕後策劃的行動，「東協」國家都相當忿慨，北平認為這正是給予它爭取此一區域組織歸向的大好時機。

印尼于此一時期，已與中共在紐約聯合國作會外直接接觸，商討雙方外交解凍問題，而雅加達的桌球代表隊與工商代表團，也先後抵達大陸訪問。當時的印尼外交部長馬力克，既一再透露雅加達與北平即將恢復外交關係；而蘇哈托總統亦于今年三月十一日在「人協大會」開幕致詞中，聲稱印尼與中共雖然社會與政治制度不同，但祇須遵循和平共處五原則，對恢復友好合作並無困難^⑧。

這都顯示中共由籠絡「東協」而爭取與印尼復交的策略，已經有了相當成就。

其次，印尼工商會總主席蘇肯達率團訪問北平後，強調與大陸直接貿易的長遠利益，並已約定雙方官員將於本年六月在香港討

註⑧ 「李光耀訪問北平的評估」、本刊、十五卷、十期、一九七六、七、十、拙著。

註⑨ 「路透社」哥倫坡電、一九七六、八、十九。

註⑩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七八、三、十二、一版、刊載「路透社」雅加達十一日電。

論重開貿易的具體問題，可見中共仍是以貿易為籠絡印尼復交的釣餌。他如中共派遣「副總理」李先念訪問菲律賓，並邀請泰國總理克良薩訪問北平，強調支持「亞西安」，顯然都寓有透過非泰當軸促使印尼和新加坡早日與它復交建交的用意。至于克良薩于訪平回泰後，宣稱中共即將與印、新建交^⑩，則可能是北平當局曾向他作了此種表示所致。

不過泰國外長鄔巴迪巡迴「東協」國家提出其訪問北平的簡報時，印尼外長曾向他表示：與北平復交前，必須解決數項前提，且以華人效忠問題為第一^⑪，這又顯示了中共企圖利用克良薩的訪問為它向印尼從事遊說，并未收到預期的效果。印尼對與中共恢復舊誼的態度，何以突然轉變？雙方的直接貿易，何以斷然停止了會商？此項問題，似可從印尼大選與俄越所進行的抵制——不惜改變對「東協」的立場以制止中共擴張，尋出答案。

六 俄越為何轉而支持「東協」

今年三月，是印尼選舉總統、副總統之期。對蘇哈托競選連任，學生們一年以前便在失意政客的策動之下，即已醞釀反對的學潮，印共潛伏份子更從中推波助瀾。雖然印尼學生和佔全人口絕大多數的回教徒，都是反共的主力，但蘇加諾主義者，則仍然主張與中共恢復友好關係，以便實現當年蘇加諾左右逢源，及使印尼成為東南亞盟主的野心，由沙維托等所策劃的流產政變計劃中，且有表揚蘇加諾功勳的文件，可見這批餘黨已被野心政客及其幕後的共黨份子所利用，印尼外交部和蘇哈托本人都不惜聲稱將與北平復交，且已採取了談判與訪問行動，這正如雅加達政府為蘇加諾建立墓園一樣，都是為了安撫蘇加諾主義者，俾對大選期間的政潮、學潮釜底抽薪。至于在政府中具有「一柱擎天」地位的印尼軍方，則根本反對與中共復交，以免再度引狼入室^⑫。

雅加達在北平所展開的笑臉攻勢，及其所施的壓力與威脅之下，其所以一再表示願意重拾舊歡的姿態，其實都祇是為了大選期間的平安，不惜將計就計而已。到蘇哈托由軍方的全力支持而當選連任總統後，雅加達政府便立即表明了堅持不與大陸往來的立場，連工商界所醉心的直接貿易談判，亦斷然宣佈取消。然而蘇哈托政府的此項決定，是否仍有轉變的餘地？對中共拉攏「亞西安」關係的影響如何？這又與蘇俄及河內針對北平企圖向「東協」擴張所採的抵制策略有關。

正當李先念訪菲，克良薩應邀訪平，顯示中共拉攏「東協」已無所不用其極的時候，其「外長」黃華竟號召「亞西安」成員國一致和它結成「反霸」陣線^⑬。就印尼的立場而言：它在「九卅」流產政變後所興起的反共怒潮中，雖斷然與北平絕交，但並不排拒

註⑩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八、四、八、一版、刊載「美聯社」曼谷七日電。

註⑪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八、四、十五、一版、刊載「法新社」雅加達十四日電。

註⑫ 「印尼反政府學潮的背景與評價」、本刊、十七卷、八期、一九七八、五、十、拙著。

註⑬ 「印尼拒絕參加「反霸」陣線」、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八、四、廿四、二版「社評」。

蘇俄使節，這不僅是由于印共偏向北平，更是鑒于印尼三軍的裝備武器都是來自莫斯科，一旦印蘇關係斷絕而使零件彈藥沒有來源，勢必使武裝部隊都變為癱瘓。在此情況下，雅加達又安能被中共納入「反霸」陣線而致觸怒蘇俄與它反目成讎？所以無論北平的微笑姿態如何迷人，其路線如何迂迴曲折，以印尼軍方為柱石的蘇哈托政府，斷不會進入北平的「反霸」套圈中。

至于印尼在「東協」的影響力量，無論就人口與土地面積，它都超過了其他四國總和的一倍以上；在地理位置上，且居于此一區域通達兩洋三洲的咽喉，所以在「亞西安」組織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從此一組織的祕書處設于雅加達，及祕書長一席也由印尼所選派，便可概見各成員國對其尊重的一斑。所以在雅加達宣佈禁止與大陸直接貿易的決定後，李光耀亦曾表示「亞西安」今後的路線，為儘量避開捲入中共與蘇俄的衝突，對美日西歐自由國家的關係則勢必加強^⑮，這便是印尼決策在「東協」國家所引起的共鳴。此外，李先念訪菲、及克良薩訪問北平，都沒有發表聯合公報，顯然都是為了避免觸及「反霸」問題，并可反應出菲泰兩國並不因為與中共建有邦交而採取違反「東協」中立的立場。

更重要的，為蘇俄與河內對「亞西安」的態度突然轉變。今年七月七日蘇俄駐泰使館所發表的公報，其中指出：「東協」已成為值得承認的實體，它倡導東南亞成為和平自由中立區，擴大到政體不同的印支國家^⑯，蘇俄支持此項倡議，同時河內一面由春水表示：正在研究如何加強與「亞西安」的關係，並與其成員國增進友好，且派遣副外長范憲，赴日、澳、紐及「東協」各國為此巡迴遊說；一面由其出席聯合國裁軍會議代表，向「亞西安」代表提議：設立一個擴大的東南亞和平中立區，以便包括此一區域所有國家^⑰，而寮國外長佛恩也于此時訪問馬泰，對「東協」標榜和平中立區隨聲附和。以致一般認為蘇俄現正經由越寮共為它兜售「亞安體系」。

七 結論

誠然，河內對擴大「亞西安」組織的建議，經過今年六月中旬在芭提雅所召開的該組織五國外長會議認真討論後，咸認與十年前布里茲涅夫所倡導的「亞安體系」公約相類似，所以決定拒絕接納^⑱，以免觸怒中共。但北平之所以爭取「東協」是為建立「反霸」陣線，「東協」各國又安能以取悅北平而開罪河內與莫斯科？由此可見華國鋒所開出的將與印、新建立外交關係支票，顯然無法兌現。北平雖然已經得到克良薩的往訪，鄧小平亦將有訪泰之行，然而這位泰國總理也將往訪河內，可見泰國對中越共仍然是

註⑮ 「中央社」新加坡電，一九七八、五、十二、引據當地英文「新民族報」報導。

註⑯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八、七、八、二版、刊載「法新社」曼谷七日電。

註⑰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八、六、十七、一版、刊載「法新社」曼谷十六日電。

註⑱ 同註⑰。

保持等距離的立場。

再從印尼方面看：蘇哈托當選連任總統後，除立即宣佈取消與中共直接貿易的商談外，並採取一連串的加強印俄關係措施，這從蘇俄駐印尼大使的訪問西伊里安以及印尼工商總會正在組團訪問莫斯科都可窺見。據「安達拉通訊社」引述蘇俄大使斯貝特古剛的話稱：他訪問西伊里安是在表示印俄友好關係的加強，至于印尼工商界應邀訪俄，更是爲了尋求兩國貿易的進一步開展^①，這便不難看出：蘇俄爲了抵制中共勢力伸入印尼，不僅不惜滿足印尼對武器零件及彈藥的需求，且對工商界放棄與大陸直接貿易的損失，亦將設法補償。

北平對「東協」國家的商業利誘既告失效，便祇有以加強支援各國共黨升高叛亂作威脅。但因一向作爲輸出戰爭夥伴的越寮共和他拆夥後，寮國便不再是它支援補給各國造反者的後方。唯一對它馬首是瞻的棉共，在與越泰兩面作戰，及國內反共叛亂蜂起的情況下，已自顧不暇，無法與它合夥輸出戰爭。再加上「東協」各國由雙邊或多邊組成的聯合剿共，及邊境與海上聯合巡邏緝私，更使各國共黨無法自保。所以李光耀曾經斷言「東協」各國共黨叛亂勢力已經日益消沉^②，中共亦難以繼續利用它們威脅各國政府。

目前北平與河內爲了華僑爭執，已演成了水火不容而至劍拔弩張的局面。這對中共企圖藉護僑姿態，以爭取東南亞廣大華僑的好感，固然是一嚴重打擊，而對它爭取「東協」國家友誼，亦發生了反作用，拉遠了各國對它的距離。因爲北平與河內雙方爭執的焦點，是華僑與華裔越人的問題。中共不僅不承認在吳廷琰政府時代越化法案下入籍者，已經喪失華僑身份，且認爲在它與河內的協議下，按照各人意願歸化的華人，亦非出于他們的意願。以致河內宣稱，這是北平指使特務導演而導致華人在越南的逃亡潮。

「亞西安」成員國家無不擁有廣大的華人居民，尤其通稱擁有三百多萬華人的印尼以及華人居民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新加坡，面對着中共藉護僑爭論而對越共親俄所施的報復，在手段上無所不用其極，又安敢再相信北平對各國華人放棄雙重國籍的空言？而馬來西亞總理胡仙翁，在透露他即將訪問北平的消息後不久，眼見中越共華僑之爭升高，乃由大馬外交部宣稱並未預定有此一行^③。蓋以華人爲主的馬共叛亂，一向得到北平的公然支持，大馬當軸懷於河內的前車之鑑，已不敢再與虎謀皮。

中共自今年以來，對「東協」國家所採取的一連串微笑攻勢，不僅未能達成伸展勢力的目標，反而由于黃華公然號召「亞西安」各國和它結成「反霸」陣線，導致俄越改變了一向反對此一區域組織的立場，進而表示支持其建立和平區的構想。且其建議擴大範圍，容納不同政體的印支各國，顯然在爲蘇俄推銷「亞安體系」，以實現包圍中共的目標。所以今後北平在「東協」各國與俄越的角逐，祇能竭力防守，根本沒有擴張的可能。

註① 「法新社」雅加達電、一九七八、六、十八。

註②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八、五、五、三版，引據李光耀接受美國「領袖季刊」記者訪問談話。

註③ 「路透社」吉隆坡電、一九七八、六、十六，引述大馬總理辦公室及外交部發言的話。